

理想国

imaginist

那个时代，一切仿佛静止的，
却都忧心忡忡的存在。

家族合照

周志文 著



开
范
大
学
出
版
社
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家族合照

周志文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族合照 / 周志文著 .

—桂林 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, 2013.5

ISBN 978-7-5495-3575-0

I . 1 家 II . ①周 III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1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596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

网址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 010-64284815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8.25 字数 135千字

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生活的大部分在我们内心——
那些忧伤的日记，未曾坦诚的爱
的难言之痛，都不会因为无言
就不真实。

——达纳·乔雅《无言》

So much of what we live goes on inside—
The diaries of grief, the tongue-tied aches
Of unacknowledged love are no less real
For having passed unsaid.

——Dana Gioia (1950–) *Unsaid*

序

远方军号声

一篇文章、一本书，自己看久了就生厌，一天莫名其妙的将它交给副刊编辑或者寄给出版社，要他们看看到底如何。想不到评价不错，不久文章“见了报”，书则出版社的负责人来信表欢迎，说已排定某时出版，那时有点后悔，不过闹到这个田地，心想只好算了，就让它顺其自然吧，心里还是有点不安。所以当自己对一篇文章生厌时，最好的方法是立刻扯了撕了，勿留秽名天地之间，一本书厚度的文稿不太好撕，但焚之毁之，还是有办法的。

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困难，不是说“敝帚自珍”吗？每个人对自己的东西（包括自己的孩子），都有护短的心理，说是生厌，文章一旦在副刊刊登，或者以一本小书的样貌在书店的橱窗出现，看起来也不至于那么可“厌”了。这是为什么李卓吾把自己的书取名叫《焚书》、《藏书》，并没有把书真正给“焚”了“藏”了一样，张岱说：“则其名根一点，坚固如佛家舍利，劫火猛烈，犹烧之不失也。”可能道尽了其中的意思。

这本小书收了几篇由我“家族”引发出来的故事，原本只是“私事”。我与我家族的成员，都是小人物，包括我书里写的我童年周围的一些人与事，严格说来，在这个“大时代”里都无关紧要、可有可无，也可说是“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”的，本来没什么可写，也不想写，想不到竟写成书了，但与我后来的经历比较，书中的人事还是有可贵的地方，并不是那么的“可厌”。我后来到台北闯荡，教学上庠，也经历过一些以前想不到的经验，所与之中，有一些可以称为“国之髦士”的重要人士，那些人物大多装腔作态，很少以真面目示人，更不要说其中还有尔虞我诈的事端穿插出现。与这类人物相处得处处提防，时时紧绷，瞻前顾后，左支右绌，完全失去了自由，比较之下，还是小人物、小故事接近人情，而且花开花落，自成季节。

大陆青年评论家张彦武（笔名燕舞）看了我的小书《同学少年》之后，谬加赞许，说是台湾“眷村文学”的代表作。我去信说我不同意，我的《同学少年》其实不是为眷村而写，只不过内容有几篇跟眷村有关，那是我曾生长的地方，我想舍弃也舍弃不了的。我在与他书信往来的时候，心想也许可以把我在眷村的见闻单独写成一本书。在出版了《记忆之塔》之后，我开始陆续写这本书里的主体文章，也有小一部分，在《记忆之塔》之前已开始写了。

这本《家族合照》，写的是我家的事，当然里面出现的眷村生活比《同学少年》要多，尤其是第二辑里面的几个人物，都是与我童年的眷村生活有关，第三辑中的几篇，慢慢向外面拓展开去，但再远，距那个早已根植在内心的“基地”，还是无法离得太远。

意大利导演费里尼（Federico Fellini，1920—1994）有次说：“长久以来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我老家的电影，我是说，我出生的地方。但有人向我提出异议，说我根本没有拍过别的。”再伟大的艺术，其实还是在自我的小范围里兜圈子，就跟《西游记》里的孙猴子一样，自以为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周游无限了，但在如来佛看来，还根本没超过他的手掌心呢。因此我想了想，燕舞的说法也不见得不正确。

燕舞曾来信请我描述以前住过的地方，怎么说呢，那种事确是说不清的，何况只用短短几篇文字。我以前住过的眷村已埋入历史，而且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，这世界上大部分人没有历史感，什么事一埋入历史就表示没人再注意到甚至意识到，对他们而言，就等于不存在了。我的家庭很小，人都是平凡的人，当然也各有兴衰起伏，但与世上一些大开大阖的人比较，总缺少精彩可言。我少年时住的眷村也不大，当它最盛大辉煌的时候，也只不过六七十户，后来虽然有人迁出也有人迁进，而总户数不见增，反而逐渐减少，这跟它处于比较不繁华的东部有关，还有它是“外省人”的聚落，它必须面对台湾所有外省族群凋零分散的共同命运。

我想起颜色。当我少年时，宜兰的天空总是不怎么晴朗，我脑中的颜色是黑白的居多，偶尔加上一点灰色与褐色，都低暗得很，唯一比较有亮度的色调，是土黄与青紫的交错，但也亮度不足。那两个对比又神经质的颜色好像与我关系深远，填补在我童年生活云与山之间的空隙，也填补在我周围户与户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空隙。所以我面前的这一幅画，虽然线条严密，而人的关系是疏

离的，情绪是紧张的，缺乏橙黄、大红，还有成片连绵的绿与坦荡无垠的蓝，对我来说，那些才是真正的颜色，愉悦又大快人心的。我觉得一个自足又饱满的农人或者一个怀有理想的知识分子，面前的该是那种颜色，它们很少在我少年时的画中出现。幸好还不算糟，缺乏形成渴望，渴望引领你用以后的一生去寻找。

嗅觉倒是饱满的，眷村虽小而气味丰富。只需几分钟，就可走过眷村的所有门户，每当下午放学，也是各家煮晚饭的时候，各种特殊的气味从空中“发射”出来，如同阵地的子弹炮火，令人躲也无处躲。菜色当然各家不同，像吃火锅都用共同的“锅底”一样，每家的锅底同样是很不纯粹的花生油。公家发的花生油多杂质，必须用大火猛“爆”才会减少它的“油哈”味。用廉价油爆出来的菜，辣的会更辣，酸的会更酸，臭的则会更臭。眷村居民的鼻腔早已习惯各式强烈的气味，最后因为刺激过多都变得无动于衷了。人的五官是连在一起的，鼻腔的折磨连带使得五官的功能俱失，至少大打折扣。藏在更深的人性之中的“五情”与“五蕴”也都一样，当人生活在有色彩的世界却分不出色彩，久而久之，他视觉里就没有色彩了。老子说，“五色令人目盲”，或许就是这个道理。

平台上五色、五味甚至人的四体杂陈，所有东西就大刺刺的摆在那里，初看起来光怪陆离，但只让它那样摆着，时间久了也就没无闻了，没人把它串联成垂直的、有意义的故事，眷村是个水平的世界。偶尔会有人发了点痴，产生了点幻想，像火花在夜晚闪烁，但短暂又很小的光敌不过笼罩全局的黑夜。那个世界

也不见得真小，也会有大些的事发生的，诸如生与死、坚持与背叛的故事，还有恋爱与失恋，都可以算是大事了。但所有的事都发生得太快，又似乎太密了，让人很难全数反应过来，像看到远方闪电，听到雷声总要一阵之后，当人反应过来了，事情早已过去，或者像几滴雨落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，大是很大，但一下子就不见了。

眷村对大多数小孩来说，更像一个大而化之的母亲，她生了太多子女，以致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。她像是供应大锅饭的公共厨房，你来了任你吃，你走了她不管你，对她与你来说，都自由极了。由于我与我住的眷村在身份上有“隔”，我不是这个村子登记在案的正式居民，我只是寄居在二姐眷村的家中，那里没有我的空间，也没有我的配给。这个在别人视为母亲的眷村，若我也用母亲的意象来看她的话，她只能算是我的后母，她不会对我刻薄，但对我确实更不关心。说也奇怪，当时我很喜欢我尴尬的身份，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却让我更加左右逢源。表面的困顿给了我更多的机会，我看起来什么也不是，却表示我可以是任何人，可以做任何事，而且不用担心失败。对我而言，什么地方都是结束，也是起始，只要我心里想要，没人能阻拦我。

罗东有一个军营，在镇西一个叫北成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日据时代留下的神社。通往神社的道路两旁，有秩序的排着刻着“奉献”字样的石灯，再旁边就是成排的俗名叫做尤加利的大叶桉树，军营就在旁边。因为不是要塞，小镇也无险可守，所以军营的驻军并不多。曾经驻过一个轻装师的团部，与重装师相较，顶多一

个加强连的人数罢了，我记得我二姐夫做副团长的时候，曾在这儿短暂驻防过。军营没什么特殊的，唯一可记的是军号的声音。所有军营无论大小，都是用号声来指挥。军号没有像乐器一般的按键，仿佛把铜管随便扭曲几道，把出口敲成漏斗样，加上个吹头就成了。军号手没有识谱的，好在军号只有 Do、Mi、Sol 三个音，他就用阿拉伯数字 1、3、5 来表示，如果是低音，就在数字下点一点，简单得不得了。

北成离我们的眷村很远，但以前世界宁静，早晚有时还听得到军营传来的号声，只 Do、Mi、Sol 三个音，也能组成繁复的故事似的。当晚上十点，遥远的军营传来忽明忽暗的熄灯号，整个多纷的世界就也都要埋入昏睡的黑夜了，而我听了总是睡不着。秋冬之际，东北季风在空中呼啸，里面夹杂着从五结那边传来的海涛。海涛十分有节奏，从未断绝过，但不细听是听不到的，晚上则可听得很清楚，越是宁静，能听到的声音就越多。已经有几万年了或者几十万年了吧，海浪拍打着沙岸，一刻也没停息过。我想，涛声中一定藏有关乎全世界或全宇宙最根本的秘密，却好像从来没有人注意过。

诸如此类，在我人生的那一个时代，一切仿佛静止的，却都忧心忡忡的存在。所有未来的生活，包括意志与命运、执着与放弃，还有诸如性爱与死亡的预感，更多繁复的想象，都从那里开始。世界末日也从那里开始，只是到今天还没真正的结束。

不经意的事反而重要，一件事看起来很短又无声，但不应忽略，也许就是一个人一生呢。当然只要地球与太阳仍保持同样的距离，

而且维持目前自转的速度，所有事情是还要继续下去的，淹灭了沉沦了的小事有一天会再从漩涡外浮出，消失了的人影，也会再度出现，到时看你要如何对待。我读陈明克的诗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：

停停走走的车流中
我小心控制车行的速度
蒲公英等了这么久
绒毛轻轻颤动

就这么一次
不要这个时候下雨
让蒲公英飞起来
从我无法离开的公路

我喜欢这首诗，因为与我此时的心情相同。

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

写于台北永昌里寓所

目 录

序 远方军号声

家族合照

故 乡 / 003

若瑟与马利亚 / 013

安 平 / 024

二 姐 / 031

有裂纹的镜子 / 042

纷 扰 / 054

荞 麦 / 066

姐 夫 / 073

厚黑学 / 082

党国体制 / 091

竹篱内外

路姐姐与奚姐姐 / 103

书记官郭荣仁 / 112

商展场的初恋 / 122

竹 敏 / 133

曹兴城的故事 / 144

老兵唐桂元 / 157

余 光

风的切片 / 171

稻田里的学校 / 181

说国语 / 190

钢 笔 / 199

小镇书店 / 207

书法的记忆 / 215

附录一 暮光之城——评介周志文《家族合照》 / 224

附录二 没有哀伤的人生不能算是真实的人生 / 228

我有点喜欢肚子空的感觉，那让人像看贾科梅蒂的人物雕塑一般，单薄与瘦弱更让我意识到人存在的某些意涵，偶尔的饥饿使人更透明的看到人与人的关系，里面有些优美，更多的是荒谬。



家族合照

故 乡

在说故乡前先说说籍贯这个词。籍贯的籍字在古时候是指名条。一个读了书的人想要进学校做学生,必须先参加“入学”的考试,在考试之前先要到办理考试的机关报名,报名表就叫“籍”,又叫“名籍”,上面写了祖父、父亲与考生三代的名字。后来机关把考生的所有报名表用绳子贯穿起来装订成册,存在政府机关里面,便叫“籍贯”。所以古时候,籍贯是表示一个人在政府机关注册过名字,通常有籍贯的人才会有正式的名字,只有进过学的人才会有名字与籍贯可言。有正式的名字又有籍贯,在以前的社会代表一种特殊的地位,与一般的“平头百姓”是有差别的。

到后来有了户口、有了身份证,人一出生就得报户口,问人籍贯何处,就等于问那人哪里人。也有问人在何处出生,这跟问他是哪里人是一样的,因为在以前,人大多出生在“老家”,籍贯与出生地绝大多数是相同的。但遇到乱世,人如萍飘蓬飞,正如老杜诗里说的,“支离东北风尘际,飘泊西南天地间”,人的出生地与籍贯就很多不同了。譬如我身份证上登记的籍贯是浙江鄞

县，我的出生地则是湘西的辰溪，而我一生绝大多数的岁月都在台湾度过，问我是哪里人，我很难说得清楚。

我曾在欧洲大学讲过学，外国人看到我一张东方人的脸，尤其我任教的叫东亚系，都会先问我从哪里来。我都会直接答以台湾，他们后来也都以 Taiwanese 在背后叫我，翻成中文，我就是台湾人了。这个名称加在我的头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我确实是台湾人，我在台湾住了一生，交游虽然从未限于地理环境，但所交大多数也是本地人，我很赞同周作人说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，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”我的籍贯与出生地都不是台湾，但把台湾认作是故乡是很自然的事。

不过最近十几年，我的“故乡”认同发生了问题。很多人因我的籍贯是浙江，便把我看成大陆人，这一点我不否认，我的籍贯确实不在台湾，又因为我出身大学中文系，看人误会了中华文化，会把我以为正确的意见告诉他，久了后便有一部分人不接受我认同台湾，说我是“中国人”不是台湾人，而且语气很是不好，这让我忿忿不平，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呀。后来政府看到有些人在挑拨族群议题，便把身份证上的籍贯一栏取消，代之以“出生地”。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台湾，都可以摆脱籍贯的困扰，做个名正言顺的台湾人了，但我不成，我只不过从一个外省转成另一个外省罢了，算来算去都是一个“中国人”。在此刻的台湾被称作“中国人”，不见得被敌视，但确实是被“异视”的，尽管我不论到浙江或湖南，手中都还得拿着大陆政府发的“台胞证”。

我其实不是那么在乎，我父母都是中国人，我当然也是中国人，